



·字母系列·

H: 死于非命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张劫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H: 死于非命

"H" is for Homicide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张劼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H: 死于非命 / (美) 格拉夫顿著; 张劼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33-0336-1

I. ①H… II. ①格… ②张…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0103号

H IS FOR HOMICIDE

By Sue Grafton

Copyright © 1991 by Sue Graf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9733



H: 死于非命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张劼 译

责任编辑: 邹 璿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61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36-1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致妇女团体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弗洛伦斯·克拉克
西尔维亚·斯托林斯
佩内洛普·克雷文
玛丽·林恩

卡罗琳·阿尔斯特兰德
玛丽·斯利蒙斯

苏珊·戴恩
乔伊斯·多布里

玛格丽特·沃纳
乔治娜·莫林
巴巴拉·诺克斯

为了过去五年中每个星期一的夜晚我们一起分享的眼泪和成功、愤怒与欢笑。

1

回想起来，我很难清楚地记得加州信实保险公司内部低落的士气到底是由于公司一位理赔员的死亡引起的，还是因为那位从棕榈泉办事处调来提升赢利水平的“效率专家”戈登·泰特斯。两起事件均在公司职员当中激起了普遍的不安。而且，尽管我与这家公司的合作关系迄今为止一直不太密切，但这两件事对我的最终影响却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在翻阅以往的日历时，我发现自己曾用铅笔简单地标记出跟戈登·泰特斯的约会。帕内尔被杀的时候，泰特斯刚好快要到任。跟他进行了首次会面之后，我草草写下了“十足的王八蛋”这样的评语，这可以说是我与他之间所有关系的总结。

我出差在外已经三周了，圣迭戈的一家公司让我针对他们的一名高层主管提供一份消费调查报告，结果我发现他的背景远比他公开的

身份要复杂得多。这项任务让我走遍了全州。当我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结束调查的时候，口袋里已经装进了一张数额不小的支票。我原本可以选择留在圣迭戈度周末的，开销由那家公司负担，可我却莫名其妙地在凌晨三点的时候醒了过来，对家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渴望。窗外露台上方升起一轮餐盘大小的明月，月光照在我的脸颊上，亮得几乎可以看书了。我躺在床上，凝视着墙面上棕榈叶摇曳的影子，感觉自己已经厌倦了旅馆的房间和旅行的便餐，厌倦了在我毫不熟悉或不想再见的人们身上继续浪费时间。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穿好自己的衣服，把所有东西都扔进我的大行李包中。凌晨三点半，我结账离开了旅馆；十分钟之后，我已经驾着我那辆新买来的二手甲壳虫车驶上了四〇五号公路，向北方的圣特雷萨驶去。这是一辆一九七四年款的小轿车，灰蓝色，只有左后方的挡泥板上有一道相当细小的凹痕。经典的车型。

这时，洛杉矶的公路系统才刚刚开始重现生机。车流量很小，但每条入口匝道上似乎都会蹿出一两辆车，那是正赶往北边工作的人们。天色依然一片漆黑，空气中散发着一一种令人愉快的清凉气息，一层贴近地面的雾气如轻烟般萦绕着路肩。在我右侧，许多突起的小丘远远排列在路边，一片片房屋隐没于原野之中，毫无生气。公路沿线的路灯散发出幽灵般的光亮，远方的城市若隐若现，显得庄严而又静穆。对于那些此刻仍在路上旅行的人们，我总是怀有一种亲近感，仿佛我们一起参加了某项秘密行动似的。很多司机都准备了超大塑料杯的咖啡，其他一些人甚至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吞下快餐。偶尔有几辆车变换着车道从我的车旁越过，如果他们的车窗玻璃摇了下来，可能就会有强劲的音乐声突然冲入耳朵，随即渐行渐远。我瞟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后方敞篷车里的女人正在激情演唱。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却随

着乐曲、对着口型放声高歌。我感受到一种十足的快意。这是生命中常有的那种时刻，让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得如此快乐。生命真好。我，一个单身女人，腰包里有了票子，车里的油也足够我跑回家；我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社会关系；我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精力充沛。我随手打开收音机，加入了里面的合唱——《奇异恩典》^①。这首歌虽然与此情此境不甚契合，但我只能搜到这一个台了。一位早起的福音传教士已经开始他的说教，当我到达文图拉的时候，几乎已经获得拯救了。同往常一样，我忘记了这样一个教训：内心涌起的种种善念往往只是一种不祥之兆而已。

通常从圣迭戈开车回家需要五个小时，我却将它缩短到了四个半小时。八点钟刚过，我已经回到圣特雷萨。我仍然兴奋不已，并决定在回家前先到办公室走上一趟，将我的打字机和装满笔录的公文包送过去。我在路边的一家超市边停下，选购了刚好够我用上两天的生活用品。一旦将大行李包搬回家里，我就会抓紧时间冲个淋浴，然后美美地睡上十小时。我会及时起床，到住所的那条街下边的罗西酒吧用点儿晚餐。再也没有比独自在床上赖上一天更为颓废的事儿了。我会关掉电话，启用自动应答，并在前门上贴一张“请勿打扰”的纸条。我几乎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原本以为办公室那栋楼后面的停车场应该是空无一人的——现在是星期六的清晨，市区的商店要十点钟才开门营业——所以当我发现此地人潮涌动，其中还混有警察的时候，心头不禁疑窦丛生。我随即想到：或许人们正在拍电影吧。他们把这片区域隔离开，以便让摄影机畅通无阻地来回移动。街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旁观者，

^①《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著名英文福音歌曲。

周围弥漫着一种拍戏时专门营造出来的倦怠气氛。这时，我注意到在犯罪现场周围拉起的警戒线，心中立刻亮起了红色警报。停车场是进不去了，我只好在路边找了个停车位。我把手枪从小手包中取出来，塞进后座上的公文包里，锁好车门，然后朝站在停车场岗亭边的一位穿制服的警官走了过去。当我靠近时，他用一种满怀猜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似乎在考虑我是否跟犯罪现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相貌英俊的家伙，三十来岁，长着一张瘦长的脸，淡褐色的眼睛，红褐色的头发修剪得很齐整，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露出门齿上的一个小缺口。这如果不是他参与斗殴的结果，就是他用门牙咬东西时忘记了儿时母亲的警告。“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抬头注视着那幢用灰泥粉饰过的三层建筑。它的一层大都是些零售店，往上是写字楼。我尽力让自己表现得像一名遵纪守法的市民，而不是一个从事自由职业、喜欢说点儿瞎话的私人侦探。“嗨！出什么事儿了？我在这栋楼里上班，我要进去。”

“我们再过二十分钟就完事儿了。你的办公室在上面？”

“我在二楼的保险公司里上班。出了什么事儿？盗窃案吗？”

那双淡褐色的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我注意到他开始警觉起来。在弄清我的身份之前，他并不想透露消息。“我能看看你的证件吗？”

“当然了，等我拿一下钱包。”我并不想让他以为我会突然掏出一件武器。在犯罪现场，警察们往往都会变得紧张得要命，而且可能并不喜欢突然性动作。我翻开钱夹中的加州驾照递给他，下方插口内还可以看到我私人侦探执照的复印件。“我最近出城去了，在回家前，我想把一些东西扔在这里。”虽然我也当过警察，但我还是喜欢扯几句跟他们无关的琐事。

他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好吧，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你进去，但你总是可以问一下看看的。”他说着指了指一位拿着写字夹板的便衣侦探。“你去问问霍林斯黑德警官。”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仍然一头雾水，又问道：“是不是有人盗窃了珠宝店？”

“谋杀。”

“不会吧？”我扫了一眼停车场，发现一群警务人员正聚在一块场地上忙碌。尸体不会就躺在那里吧？离得这么远，我其实看不见任何东西，但他们的活动基本都集中在那片区域。“谁负责这个案子，不会是多兰中尉吧？”

“就是他。如果你想跟他谈谈的话，可以到车载刑事实验室那儿去看看。我在几分钟以前看见他往那边过去了。”

“多谢了！”我穿过停车场，目光掠过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医护人员。一个拿笔记本的家伙正在绘制犯罪现场草图。他在警队摄影师的协助下，测量着一小丛观赏灌木与被害人之间的距离。我现在能够看见被害人了，他面朝下趴在人行道上，脚上的鞋是男性尺码。有人用一块油布盖在他的尸体上，可我依然可以从鞋底上看出那是一双耐克鞋。他的双脚脚尖并拢在一起，脚跟则向外张成一个V字形。

多兰中尉露面了，往我这边儿走了过来。在我们俩行进路线的交会处，我们颇为自然地握了握手，客套地寒暄了几句。对他这个人，你直奔主题贸然发问是毫无意义的，他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想跟你说多少就说多少。好奇心只会让他变得固执，而一味地追问只会激起他天生的暴躁脾气。多兰已经年近六十，据我所知离退休的日子也不远了。他头顶正在变秃，脸庞肿胀，身上穿着皱巴巴的灰色套装。尽管

这些年来，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曾经历过互相对立的时刻，但我欣赏他这个人。他不太喜欢私人侦探，他认为我们是一帮尽管不令人讨厌、但却毫无用处的家伙，只要我们避开他的地盘就万事大吉。作为一名警察，他精细谨慎、不知疲倦，而且相当狡猾。在普通百姓中间，他显得性情孤僻；可在警局的集合厅里与同事们相处时，我也曾偶然在他身上瞥见过一种能够在下属心中唤起忠诚的热情与慷慨。当然了，这些品质他是从不屑于在我面前炫耀的。他今天早晨看上去相当友好，这种态度总是令我忐忑不安。

“那个倒霉蛋是谁？”我终于问道。

“不知道，我们还没查出他的身份。你想看一眼吗？”他蓦地摆了摆头，示意我跟着他向尸体走去。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血液涌上脸庞。在令人心悸的真相揭晓之前，我突然间知道了死者是谁。或许是那双跑鞋的鞋底花纹让我觉得眼熟，还有那条带松紧边的亮粉色长运动裤，还有赤裸的脚踝上露出的黝黑皮肤。我注视着现场，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出了什么事儿？”

“他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了，大概是在午夜之后的什么时间吧。一个跑步的人在六点一刻发现了尸体，随后给我们打了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武器或任何目击者。他的钱夹被偷走了，还有手表和钥匙。”

他俯下身子，扯住那块油布的边缘往后一拉，一名身穿运动套装的年轻黑人显露出来。我匆匆扫视着那张脸孔的侧面，同时掐断了心中的感情链接，将自己对他的情感同内心汹涌的其他东西隔离开来。“他叫帕内尔·珀金斯，是加州信实公司的一名理赔员。大约三个月前，公司雇用了他。在这之前，他在洛杉矶的一家保险公司做营销代表。”理赔员的更替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人对此太在意。

“他在本地有家人吗？”

“我从未听说过。加州信实公司的索赔部经理维拉·利普顿是他的直属上司，她应该有他的个人档案。”

“那你呢？”

我耸了耸肩。“哦，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不算长，但我把他当成好朋友。”我心中微微涌上一丝苦涩，将自己的叙述转换成过去时，“他生前是个好人……招人喜欢、精明能干，对失误总是很宽容。他不太喜欢公开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当然了，我也不喜欢。我们每周都有几天会在下班之后聚到一块儿喝点东西。有时，如果我们俩都有空的话，这段‘欢乐时光’会一直延续到吃晚饭。我想他并没有时间交太多的朋友。他这家伙挺有意思的，我是说真的，他总能逗我发笑。”

多兰中尉用铅笔做着记录。他又问了我一些明显无关紧要的问题：帕内尔的工作量、工作经历、业余爱好、女朋友等等。尽管内心充满了悲伤，但除了几句肤浅的评语之外，我却没能提供太多的情况，这似乎有些奇怪。我无法将目光从帕内尔身上移开。他的后脑勺圆圆的，头发剪得几乎贴着头皮，后颈的皮肤看上去很柔滑，眼睛还睁着，茫然地瞪着沥青路面。生命到底是什么？竟然能在片刻间消失于无形？我看着帕内尔，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生命的活力、温暖，还有力量，所有的一切在一瞬间都通通远走，永不复返。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留下我们其他人冷漠地忙碌着，来了结伴随死亡而来的文书工作，将一个生命从人间迁居至地下。

我看了看帕内尔平时停车的位置。“不知道他的车上哪儿去了？他得从科尔盖特开车过来，所以车子应该停在某个地方。美国车，是辆雪佛兰。我想是一九八〇或一九八一年的车款，深蓝色。”

“可能已经被偷走了吧，我们会看看能不能找到它。我想你该不会记得他的车牌号码吧？”

“事实上，我还真记得。那是块个性化号牌——PARNELL^①——是上个月他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三大车厂^②的车，唉！”

“你有他的家庭住址吗？”

我把方位跟多兰说了说。我并不知道他家的门牌号码，但我曾开车送他回过几次家。有一次是他的车子被送去保养了，还有一次是他喝多了，没法开车。我还把维拉家里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多兰，他把它记在了她的名字旁边。“如果你想看看他的办公桌的话，我有办公室的钥匙。”

“那我们就看看吧。”

随后的一周内，这起谋杀案成了众人谈论的焦点。当谋杀案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它会带来一种非常不安的气氛。帕内尔的死让人感到恐惧，因为这事儿毫无来由、令人费解。人们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跟我们所有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据大家所知，他目前的状况、背景以及性格都不可能给自己招来暴力伤害。由于没有任何嫌疑人，这起谋杀案让我们颇不自在地意识到，也许我们自身也有可能遭受到侵害。或许我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只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这种念头时时萦绕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我们无休止地谈论着这个话题，试图驱散他的死亡在我们心中搅起的重重疑虑。

① PARNELL，即帕内尔，车主选用自己的名字作为汽车号牌。

② 三大车厂，指当时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公司，即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雪佛兰是通用公司的厂牌之一。

我和其他人一样，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所从事的职业使我对谋杀案并不感到陌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会有所反应。但对帕内尔的死来说，由于我们俩的朋友关系，我平时的自我保护机制——采取行动、发泄愤怒、幽默地面对危难等等——并没有帮助我摆脱占据所有人内心的同一种焦虑。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会在无意中卷入某些谋杀案的调查，这超出了我的计划；而且我并不想接没有报酬的案子。由于没有人雇我来调查，所以我保持距离，只管好自己的事情。这完全是一宗由警方负责的案子，而且我想他们虽然没有我的“帮助”，可手头应该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我是一名私人侦探的事实并没有赋予我比普通公民更多的权利，也并没有给予我插手此案的自由。

我对媒体的冷淡态度颇为不安。在报纸引人注目的首次报道之后，所有关于这起谋杀案的消息似乎就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没有任何一家电视新闻报道过此案的后续情况。我不得不假定该案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追查任何新情况。可事情真的很奇怪，或者至少是令人压抑。当你关心的某个人就像这样被谋杀之后，你希望其他人也能感受到那种打击，希望看到社区居民们义愤填膺地采取行动。可没有了刺激，甚至连街头热议也冷却了下来，取而代之的只有感伤。警察们一阵风似的闯进办公室，将他办公桌上的东西一扫而光。他那些尚未了结的客户事宜被分给了其他代理人。一个亲戚从东海岸飞过来，锁起了他的公寓，处理了他的财产。日常工作按部就班，照样进行。帕内尔·珀金斯以前所走过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了毫无内容的虚空，我们没人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一切。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会明白一点一滴的事情是如何拼凑成一个整体的；但在当时，这个谜题甚至都还没有从盒子中倒出来呢！没过几周，这起谋杀案就

被戈登·泰特斯——我们称之为“呆得死”先生——的驾临给冲淡了。他是来自棕榈泉的副总，计划于十一月十五日调至总公司。最终结局说明，就连泰特斯也无意间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扮演了某个角色。

2

自从六月份的季度报告显示理赔业务异常活跃之后，加州信实公司内部就已经对戈登·泰特斯议论纷纷了。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任何一个办事处，当赔付率超过利润率十个百分点时，董事会就会开始对该处的整体经营状况进行详细审查，力求发现存在的问题。我们这里虽然是加州信实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但这并不会让我们免受公司弊政的影响。大家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将要面临一次大的整顿了。有传闻说，戈登·泰特斯起先是由棕榈泉分公司聘请来修订办公程序并刺激承付保险金增长的。他在相当出色地完成任务（从董事会的立场来看）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痛苦。若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所主宰的世界里，戈登·泰特斯或许早已被纸插^①钉入胸口，躺在会议室的地板上完蛋了。可在现实世界中，这种事情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戈

①纸插，指固定在底座上长而尖的金属杆子，用于临时插放收条、通知单等文件纸张。

登·泰特斯只不过被调来圣特雷萨，并且注定要在这个地方制造出一些类似的痛苦来。

从理论上讲，这同我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办公室是由加州信实公司提供的。作为交换，我每月为他们搞几次常规调查，主要是蓄意纵火案和不正当的死亡索赔案等等。我每个季度都会将所有可疑的索赔案汇总归档，然后将档案转发给保险犯罪预防协会以供查实。眼下，我正在调查十四起此类可疑的索赔案。保险诈骗是一项庞大的业务，它每年可造成累计上百万美元的亏损，而这些亏损又被转嫁到诚实无欺的投保人身上——如果世上真还剩下一些老实人的话。从业多年之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有那么一些人就是无法抗拒欺诈的诱惑，这种倾向已经跨越了所有社会阶层和行业，把在其他方面基本没有共同语言的各个族群聚为一体。他们将保险看成等同于政府彩票的东西，在交了几个月的保险金之后，他们就期待着博得头彩。为了确保自己得到回报，许多人甚至不惜孤注一掷。我曾经碰到在盗窃索赔案中，人们为了伪造损失，编出一些事实上根本不为其所有的“失窃物”；我曾见过有人纵火烧毁房屋，有人夸大医疗赔款，有人自残肢体，还有的工人索要的赔款金额远远超出其实际伤残程度；我还见到过各式各样关于财产损失、收入损失、事故以及人身伤害的声明，而实际上它们均出自于索赔者的疯狂想象。幸运的是，保险公司很快就明白了过来，而且现在已经制订了识别欺诈行为的措施。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要为此类欺诈性索赔的起诉工作作好铺垫。由于戈登·泰特斯随时可能驾临，扔给我的案子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且需要尽快拿出结果，这让我感到压力不小。

维拉是在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把最近的可疑索赔案交给我的。那天我路过办公室，顺便取一些所得税的预算文件，准备在周一

早上呈给我的会计师。我像往常一样把自己的大众车停在后面的车位上，通过后楼梯进入办公楼，穿过加州信实公司漆黑一片的办公区，钻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听了听自动电话应答机中的信息，迅速整理了一下星期六的邮件，把税务报表塞进我真皮挎包外侧的小袋中。在返回的路上，我又经过加州信实公司的办公区，注意到那里有灯光。于是我停下脚步，小心地向玻璃门内看了看，心想可能是有贼冲着办公室里的设备来了。这时，维拉手持文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她显然正朝复印机走去。她看见我之后向我挥了挥手，转身向我走了过来。她三十八岁，单身，是我目前生活中最接近“密友”的人。她的一大串办公室钥匙仍插在锁孔里，在她开门的同时叮当直响。“嗨，小妞儿，我周五下午就在找你，可你已经走了。两点钟下班一定很惬意吧。”她边说边将我让进门去。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刚路过的时候这地方还黑糊糊的。”

她重新锁好门，又继续向复印机走去。我跟在她身后。她头也不回，轻松地解释说：“我刚刚溜进来用一下复印机。别跟别人说啊，我这是办私事儿，一个招待会的客人名单。”她掀起施乐复印机的顶盖，将一张纸放在玻璃板上，随后输入指令，摁下“打印”按钮。机器开始运转起来。她穿着一条黑色紧身袜裤和一双齐膝高的靴子，上身套着一件刚好遮到胯部的特大号圆领运动衫。她注意到我的眼神。“我知道，我看起来好像是忘了穿裤子似的。我正好在去尼尔家的路上，但我想趁机把这事儿尽快处理一下。你来干什么？想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吗？”

“谢谢。可我最好还是不去，我还有些事儿要办呢。”

“哦，你错过了精彩的一刻。那位传说中的泰特斯先生周五下午终于露面了，还带来了亲自挑选的三名助手。为了给他们腾位子，两名